

臺灣佛教出版的先趨者

——張忠江先生訪談錄*

關正宗**

壹、信佛的祖母

我是民國29年生，江蘇省如皋縣人，如皋是非常富庶之地，種什麼長什麼，唯一的缺點是淮河有時會氾濫。我出生在一個佛教家庭，祖母非常信佛，識字不多，家裡很有錢，因為她是進士的女兒，姓吳，但不知其名。祖父在家鄉做生意，做得還不錯，在江蘇省如皋的城裡開了三家店，上海也有店面。祖母虔誠信佛，常到寺廟布施及幫助窮人，包括如皋有名的定慧寺，寺廟的規模相當宏大。家父19歲就生我，之後又生了一位妹妹，當時祖母還很年輕。我祖母很「迷信」，認為我的誕生是佛菩薩的保佑，因為家裡有錢，當我滿月的時候，她就貼出很多告示，要叫花子在某年某月某日的中午到我家吃飯，席開39桌，餐後家母抱著我，祖母站旁邊，發給每位離開的叫花子紅包，一邊道謝。

我大概5歲的時候母親就過世，而祖母常住在廟裡，我就時常跟祖母到廟裡。廟裡有學校，有些小學就設在廟



張忠江先生之祖母

裡，我就在廟裡上小學，時間大概是民國32、33年左右。

祖母住過好多寺廟，在大陸佛寺分男女眾，男女不能混住，非常嚴格，祖母曾住的一座寺廟叫萬佛庵，並在其中生活。抗戰時期，祖母為了要見她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姑媽，才會來臺灣。當時雖是抗戰時期，但是戰事主要在北方，江北一帶並未受波及。民國35、36年之間，祖母為了探望在臺灣的女兒，就帶著家父及8歲的我，以及一位侍者從上海出發來臺。來臺後不久家父先回去，不久我的家鄉蘇北就淪陷了，想回家鄉已不可能了，我們也變得很窮困。

* 本文係關正宗先生於民國95年10至12月間在淡水菩提長青雜誌社訪問張忠江先生之訪談稿，圖片由張忠江先生提供。

** 菩提長青雜誌社發行人

家父在回到大陸後就沒有再見過面，63歲過世時我無法回去，在我50歲退休後才得以回去掃墓。

祖母因為信佛，所以就跑到臺北市十普寺，自民國37年起，十普寺就陸續來了很大陸的和尚，其中江蘇人很多，並且和當時常往來十普寺的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熟稔起來，祖母後來就住到寺裡了。祖母就在40歲那一年出家，法號「演空」，一心向佛。

出家後的祖母就移錫到新店的廣明岩外搭一棟違建鐵棚居住，同時我也在那裡皈依了廣欽老和尚，這是祖母的要求，那年我13歲，正唸初中。住到第二年，她開始募款在廣明岩的山壁上鑿了一尊阿彌陀佛聖像，由於她認識孫張清揚的關係，就獲得一些有錢人的捐助。佛像鑿成後她又下山，這次是到現在臺北市西寧南路的法華寺。祖母是帶著仁靜尼師一起去整修法華寺，廣欽老和尚也因此的法華寺住過2年，傳說他還看到鬼、度過鬼。法華寺原本是本省人的道場，但自我祖母去後在法華寺成立「蓮友念佛會」，外省人去的人就很多，有許多是公務員。祖母看誰不好好念佛，不好好行香，就會罵人。當時戒德老和尚就常在那裡放餓口，來作佛事的人很多。後來法華寺重修修得不錯。

我祖母信佛虔誠，她吃得很簡單，主要吃稀飯，不吃乾飯，吃完稀飯後，就用開水把碗洗一洗然後喝掉，還用舌頭舔碗，最後還頂禮三拜，感謝法界一切眾生。我從小就看在眼裡。祖母白天度人，晚上度鬼，念「地藏菩薩」聖號，並敲鐘108響。祖母每天念《金剛經》，一生持誦《金剛經》，一天念3遍，最後竟把五千多字的《金剛經》背了下來。我當時是住在姑丈家，每週六到廟裡探望祖母，週日回家，晚上就睡在條凳上，一個月送一次姑丈給她的錢去，從我13歲起一直到她往生。當時還不知道旁邊住著一位大和尚，由於廣欽老和尚的徒弟很多，常有人供養，所以在那裡常可以吃到很好的水果。別人拜，我也跟著拜，希望自己的功課能好一點。

祖母要我拜佛、看佛書，而當時的佛書很少，大部分都是贈送的，不過大都看不懂。祖母生前喜歡布施，像身上的戒指也拔下來布施。祖母出家後人家供養她不少錢，但她從不拿回家，都用在寺廟裡。我大三那一年，祖母往生了，祖母往生的遺願是，死後將她的骨灰和麵粉做成48個饅頭丟到大海餵魚，因為阿彌陀佛成佛有48願。我聽到後非常感動，雖然當時讀了一點佛書，也拜

佛，但是很自私，是有交換條件的，認為拜佛就應該有相對的好處。祖母的骨灰饅頭是我丟的，從基隆和平島租船到外海去。

祖母識字不多，難捨能捨，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她如此？於是我就開始認真看佛書，不過當時還真沒有什麼佛書可以看。我覺得祖母有一部分的「氣場」影響我，使我50歲大病不死。

貳、從康乃馨到常春樹

我高中時就在《聯合報》服務，起先是當送報生，後來任校對、編輯。大學在《聯合報》服務時接觸文藝界的機會很多，這就讓我結下了文字的因緣，大三時辦《華燈》雜誌，是月刊，一期有五百多頁，是當年全臺最厚的雜誌，那時候跟文藝界的人士就接觸滿多的。大四我上成功嶺，《華燈》雜誌沒人接編，於是就停刊，真是可惜。

民國56年我自己成立一家出版社，那時大學才要畢業。退伍後我很想辦雜誌，就去請教文星書店前發行林經理及鄭經理，因為當時文星書店已被政府查封。我說我很想辦雜誌，他勸我不要辦，因為以文星的財力都辦垮了，可能還會被捉起來。因為他們也同時從事書報發行，但他們說若我辦雜誌，他們也

不替我發行，沒辦法我只好回去了。回去後過了幾天我又去找他，請教他辦出版社的相關事情，他們覺得不錯，就同意替我發行全臺。那時我看到日本角川文庫有許多勵志的好書，後來就決定出版勵志書籍，成立康乃馨出版社，「康乃馨」一方面是紀念我早逝的母親，以及我的祖母。當時成立康乃馨出版社是頗賺錢，總共出了240本書。

康乃馨出版社一開始是翻譯出版海外的書籍，我年輕的時候也受勵志書籍的影響，當年是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發行。我想給年輕人正面的東西，如修養、心理建設的書，再加上我出身中文系，覺得自己合適走這條路，一邊在報社上班，一邊就經營出版社。那時候出版社才3、4個人，一週出一本書，銷路很好，後來有幾本書我就用雙色印刷，很受年輕人歡迎，1、2個月就必須再版。前前後後共出版了240本。勵志的書稿源主要是來自美國與日本，尤其是日本，他們每年出一本目錄，裡面常常是數千種。那時候我常到牯嶺街找舊書，那裡好書多，但也很貴，後來他們搬到了光華商場，我在那裡找到許多好書。當時專賣日本新書的就只有鴻儒堂、三省堂、東洋書局、文士書局，他們是我新書的主要來源。當發覺書名不很理想的時候，我就成立一個小組，找一些研

究生來，其中以臺大歷史系的研究生較多，因為我有一個親戚在臺大歷史系教書，請他們去找資料，這樣一來可以幫研究生賺點外快，以這樣的方式前前後後做了約20年的時間。由於我一直在報社服務，所以有一些編輯的經驗，加上自己有點文學基礎，就這樣一路做了下來。

因為我唸中文系，自己認為還是要出版一些文史的東西，於是又去申請一個出版社，叫常春樹書坊。文史書籍在當時的銷路也不錯，像介紹諸子百家的書等等，把各家思想書名文藝化，如《逍遙的莊子》等等，感覺非常生活化。後來一方面因為信佛的關係，二方面由於競爭也激烈，就漸漸覺出版勵志及文史書籍也沒什麼意思，對自己的生活沒什麼太多的精神充實。

差不多民國70年前後，有一天，我在十普寺無意間找到一本舊書叫《佛學概論》，上面並沒有註明作者，但題有「紀念賢頓法師六十大壽文集」，是他的弟子們祝壽所寫的文章，共有10位徒弟，但未具名。這本書由淺至深介紹佛教，非常有系統。這本書太舊，封面也破了，只剩一半，封面裡有「龍雲禪寺」字樣。當時我的經濟條件不錯，除了出版社賺錢外，我還到處兼課，並在報社上班。我看此書太舊，又出版了許

多書，於是我就到龍雲禪寺拜見賢頓法師，也正好碰到。我告訴賢頓法師我想出這本書，結果他答應了。回家後過了一週，我就帶了50斤米及5千元送去。

康乃馨出版社是多角化經營，當年除了出版勵志的書籍外，也出版一些趣味性的書，因為我在大學是唸中文系，對文史書籍很有興趣，在維持康乃馨的運作下，另外又申請常春樹書坊，先把紀念賢頓法師大壽的文集，改名為《佛學入門》，成為常春樹書坊的第十幾本書。民國71、72年間《佛學入門》出版後相當受到歡迎，當時市面上談佛教義理、接引初機的書並不多，於是我就發心要好好地出版一套佛學書籍。

不過，雖想出版佛學的書，但不知出什麼好？後來我發現日本每年都會出版一冊《佛學圖書目錄》，裡面資料豐富，由於當年沒有版權問題，於是我就訂購許多日文佛書。當時鴻儒堂、東洋書店都位於開封街，文士書店位於沅陵街的巷弄內，以它的服務最好，許多大學的教授都跟它買書，三省堂位於博愛路上，是最大的一家，但後來被政府關閉。這三家書店的書籍都很多，尤其三省堂的書特別多。如果架上沒有現書，可以根據目錄來預訂，但須付三分之一書款，等書來了之後再付清餘款，

通常須40-45天。這些日文佛書後來就成為常春樹書坊「學佛必讀」的系統叢書。日本佛書分宗分派，一些接引初機的书都非常好，後來我也注意佛書的宗派之分，但大部分是借鏡日本，也做得不錯。當時我是做獨家生意，雖然當時廈門街的佛教書局也已成立，但是出版的佛書很少，而且都是內部自己法師寫的，並沒有考慮整個社會全面性的需要，更沒有分宗分派。

佛書出版三、五年之後，就把佛書「商品化」，我是在做生意，但是這個生意比較對自己有利，既達到求知的目的，又對別人有幫助。後來許多人也投入出版佛書的工作，以致佛書出版遇到了瓶頸。我很注意佛書出版的現代化和實用性，也許設計並不好，不過我很重視設計，另一方面，我也注重版面編排，喜歡加插圖。先是出版實用的佛書，後來出版工具書。

大約民國70年左右全力投入佛書的出版，第一本最好的書就是前述為賢頓法師祝壽的《佛學入門》。當時我從事佛教書籍的出版，在臺灣除了新文豐以外是最早的，但新文豐主要是翻印古書，另外像慧炬、千華也出佛書，但很久才出一本，還有天華出版社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就是寺院團體的佛書的出版，但都隨便弄一弄

就出版。我先從佛學入門書開始，中規中矩，跟著時代走，比較重視版面設計，當時其他出版佛學書籍的出版社都沒有我那樣有系統，所以在當時佛教出版社裡有點「鶴立雞群」。由於我趕「時尚」，注重包裝，也許書的內容不怎麼樣，我知道的也很皮毛，但因為我做傳媒的工作，懂得廣告，所以書銷售得不錯。後來有些原來並非出版佛書的出版社，也投入佛書的出版，加上佛教興盛，學佛成為一種時尚，後來出佛書的出版社就變多了。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修行，我覺得自己一生滿幸福的。年輕的時候很辛苦，自己送書，每本書都有一張自己設計的書籤，書籤上還繫上絲帶，這是第一家出版社有這種創意，我最早是學英國的「口袋書」形式，像我剛經營康乃馨出版社時，一些小女生都很喜歡。最早整個出版社連我就兩、三個人，另一位什麼事都做，還兼會計，後來姑母也來幫忙，我的報社同事周方輝先生也幫我很多忙，最多的時候出版社連我有6個人，每周出一本書，最多一個月可出5本書。出版社最早是在中和，後來搬到新店，但光在新店就搬家不下十次，康乃馨與常春樹出版社在中和至新店這段期間增加到連我共3人。最早的時候是鉛字排版，將稿子丟



常春樹書坊同仁，左起周方輝、闕正宗、張忠江先生。

給檢字廠就好了，兩三天就可排出一本書；後來不用鉛字排版了，出版社忙的時候，我另外請了兩位打字小姐，一週可編成一本書。

有一個廣告說「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這廣告對我影響也滿大的，後來我放棄了我以前那些勵志的書，把全部的精神放在常春樹上，改出佛教的書。「常春樹」看起來好像是養生、長壽、健康的意思，於是我又申請了「世界佛教出版社」，常春樹就專門再版過去的文史書，銷路也一直不錯。在我到了玄奘學術研究院一、二年以後，除了佛書，一些勵志的書就不再出版，慢慢

停掉康乃馨出版社。因為從佛教裡認識到生命，我發覺其中太快樂了。

我經營出版社發覺「創意」很重要，比如說像歸類，方便大家找尋，如將咒語類的書系列出版。找資料是我的強項，並將內容解釋一下，讓大家知道。我從大三開始經營出版社，38歲正式出版佛書，其中佛書種類約有五、六百種。當時臺灣佛教出版界，大概佛書的出版以我們的最多，也大眾化，因為我們比較專業、有系統。民國5、60年臺灣的佛書都是贈送的多，而大部分是佛經，但沒有把義理作演繹，要不就是勸善的書，或是講感應的書，而我算是比較有系統地從事佛

書的出版，這都是受《賢頓法師祝壽文集》所影響。

由於當時主要出版佛書的就我這一家，出版比較受歡迎，像一些老牌的書局如慶芳書局、瑞成書局，都是他們主動找上門。像瑞成書局早在日治時代就成立了，而臺中佛經流通處當時在臺中市綠川西路上，一個小小的店面，書籍很多，其中有很多是贈送的佛書。有很多人到那裡去找我出版的書，後來就找上我。我最早是透過總經銷星光書報社，不過現在星光書報社已不發行了。在總經銷中，我還曾交給紅螞蟻，還有一家很大的經銷商是專發《時報週刊》的，甚至「臺灣英文雜誌社」也經銷過我的書，後來才是農學社，最後又收回來自己做。主要的原因是與經銷商打交道與我的興趣不合，太浪費時間，後來就交給圓明總經銷，不過也是圓明自己來找我的，因為那時候我出版的佛書已經很多了，而圓明那時也剛剛起步，專事發行佛書，尚未自己出版，我就成為他第一個客戶。圓明當時有3個人合夥，後來經營不善拆夥，改名為「飛鴻」。而我的書籍經銷也有一部分交給紫辰社（錦德），一直到現在。甚至有一段時間我請了一個外務專門包書、送書，總之，都是人家自動找我們的。有一陣

子，我也曾去拜訪這些與我有往來的書局，瞭解它們的所在地。

彰化有一位師兄和我往來很久，他開了兩家佛經流通處，一有新書就會來訂購流通。與我們出版社往來的書局、流通處，最好的時候有一、二百家，其中有些是寺廟，也有道教單位來買書，或是結緣或是開課用，像松山慈惠堂就是其中之一。也有佛學社團來訂購書，如中油佛學社、中央信託局算是比較大的，其他還有零星的佛學社團，如東吳大學的大學部及研究所就將我的《佛學入門》列為教科書參考書目。我的客戶有的遠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像香港的慈慧等都替我賣了很多書，我的書銷售很廣，有法國、加拿大、美國來買的，最遠的是荷蘭，像美國國會圖書館是定期訂購的，只要新書一出版就直接送3本給他。早期我出版中文的書籍，是比較有設計的，不是隨便出版，有幾次代表臺灣參加世界國際書展，像是德國漢堡的國際書展等。

我出版佛書一方面是自己想看，另一方面出版後受到肯定，這就激勵我繼續出版。兩岸到現在都沒有一本好的佛教辭典，用的還是民國23年那本《丁福保佛學辭典》，我一生希望出一本白話易懂的佛學辭典，幫助不懂佛教的



在東吳大學佛學社暢談學佛心得

人。我不出版經書，我的出版物一定是白話文讓大家看得懂的。由於我不會做生意，自己不會主動開發市場，若是有人找到我，我也會禮貌地前去拜訪。我出佛書的目的就是要充實生活、淨化人間、美化人生、度化人心。我是很「自私」地從自己出發，想利用佛學來豐富自己的生活、美化生命、如實生存、了脫生死，這是我私人的目的，也跟朋友分享，這是我學佛的手段與目的。

只要有毅力去做，佛教終會有復興的一天，至於是否復不復興，復興的狀

況如何，有沒有出現，這都不是我們能左右的，但盡我們一己之心，幫助有緣人，以及無緣的人。佛書是「教科書」的最佳經典，是佛成佛的方法，不管有緣無緣都要度他。

叁、經營學佛雅集

最早我出版勵志、文史書籍時賺了一些錢，並在民權東路買下一間45坪的房子，成立「學佛雅集」，並請悟明法師來開光，每週六辦演講，那時我還在《新生報》任職。做生意的人沒時間

信佛，公務人員最信，他們也比較有時間。我是每週六在《中央日報》的報頭下登一則4千元的廣告，演講的內容就是佛學與生活的關係，學佛是在學做人、學習生活，做一個快樂的人，人有罣礙就不會快樂。我一個月辦4場，有3次請出家人，1次請在家人，講社會上需要的東西，也就是心理建設的東西，完全免費。每場演講最後會留下20分鐘讓大家互動，我會請大家吃素包子等點心，口味每週不同，當時的風評不錯。演講內容如果是有關親子關係的，我就會到國語日報社那邊發傳單，當時國語日報社

開了許多藝文班，都是媽媽帶孩子去參加。這些演講都很受她們歡迎，坐位僅五、六十個，常常爆滿，有時要坐到走廊上。最後我把「學佛雅集」遷到羅斯福路二段，弄得更典雅。我記得有一年大學聯考的作文題目是「假如教室像電影院」，所以我那時就想「假如道場像茶藝館」不是很好嗎？由於我的「學佛雅集」非常古典，具有中國風，把教室變成茶館，許多媒體都曾來採訪。我除了茶點招待之外，還用相當好的茶具，以示對每個人的尊重。

那時候也還到處兼課，出版社也賺了一些錢，家裡經濟沒問題，假日全家一起出遊，過得非常快樂，前後有十年。「學佛雅集」的演講是免費的，但是也賣書，而且我每個月辦一種展覽，參展者都不是有名氣的。我常跑鶯歌、石碇去發掘一些特別的人士，如雕刻佛像的，或是在馬路邊畫佛像的，找他們來，一方面也想幫助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展覽的地方。由於我任職於報社，就



攝於加拿大祥堂



加拿大自宅佛堂，用以觀心懺過。

請同業幫忙發新聞，所以當時也造就了一些人。每一場都有一個主題，如竹雕、樹根雕等等，若有出售獲利就隨喜贊助場地費。我學佛後有許多因緣，像著名畫家李雄風，他曾從香港來臺展出畫作，我跟他滿投緣的，他後來在洛杉磯出家，還到加拿大來看我；過去有一位畫佛像畫得不錯的江曉航先生，就曾在「學佛雅集」展出過，可惜他已經往生了。

遷到羅斯福路後，我除了賣自己出版的佛書以外，還專賣外文的佛書，如日文、泰文、英文、法文，雖然我看不懂，但是只要是佛書我就盡量去找，讓學術界的人想找佛學書籍就到我這邊找。我也印目錄，如果有些書沒有，就請先預訂，當時恐怕在臺灣就只有我專賣外文的佛書。「學佛雅集」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音樂的播放，我每週也設計一種樂器，如這個禮拜是琵琶演奏，下次或是古箏、笛子等等。這一切都是從學佛得到的靈感，讓生活不要太緊張。最後羅斯福路的「學佛雅集」也收起來了，主要原因是我生病了，腦裡長了瘤，民國81年那年我51歲，同時也自報社退休了。若從民權東路的「學佛雅集」算起，前後大約有十五、六年，差不多民權東路與羅斯福路各經營八年。

當時經營「學佛雅集」時交了很多好朋友，每次請他們吃素包子，每個5元，也等於是5元就交了一個朋友，所以當「學佛雅集」遷到羅斯福路重新開幕時，就來了好多朋友，而當時我沒有發送過一張請帖。記得有一次我請到一位留學哈佛大學的白博士，他專門研究畸形兒的教育，講題是「如何做畸形兒的父母」，我就到一些殘障單位去發傳單，後來聽眾大爆滿，甚至都坐到樓梯間去了。當時還有兩、三個人幫忙，其中有一位劉小姐很發心，「學佛雅集」主要由她負責，因為我在新店還有出版社。當時「學佛雅集」晚上開了很多休閒班，像禪茶班、花藝班、佛學入門班等，一週有5個班。而禪茶班與一般不同，我設計為「觀音茶」、「淨心茶」、「禪味茶」等等，非常特別。像茶單目錄，我就寫在竹片上，要美化生命就必須從這方面去下手，有時候不能假手他人。我每個月都會邀請一些沒有名的畫家，因為他們都是弱勢團體，像是街頭畫家我都會請他們來展覽，來幫助他們。因為我在報社服務，一個月與記者都有一個小小的聚會，我就請他們發一發新聞。這一段40到50歲之間，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我小時候讀國語實小，天天經過羅斯福路那邊，民國36

年我剛到臺灣的時候，那裡有座明星戲院，戲院旁空地是趕集的地方，所以從小心裡就夢想在那裡買棟房子，後來果然就在那裡買了房子。「學佛雅集」搬到這裡後，由於是十字路口，地點很好，成為圖書館也是茶藝館。這裡距臺大、師大、政大企管中心很近，文風鼎盛，搬到這裡後我稍作改變，成立佛學圖書館，找了許多外文書來，有英、日、德、韓、泰文等。這些外文書的好處就是可以幫助研究生寫論文，由於場地典雅，一些教授也會到這裡來坐坐，找資料。因為我在新聞界很久，有些同業都會主動來採訪，時常上電視，就這樣「學佛雅集」一下就起來了。我請人來演講，無論出家、在家眾都是一律2千元車馬費，像臺大哲學系教授楊惠南就是這樣認識的。

肆、進入「玄奘學術研究院」

民國75年到80年間，就在我出版十幾冊佛書後，我就到悟明法師創立的「玄奘學術研究院」去進修。悟明法師是我第二位皈依的師父，第一位是廣欽老和尚。悟老成立玄奘學術研究院並招生，那時候我四十幾歲，我就去問他有沒有年齡限制。悟老跟我的祖母很熟，他就說我到研究院唸書沒問題。原本研究院是兩年畢業，我前後唸了5年。他見

到我之後就要我好好唸書，那時一週上5天課，我對張廷榮老師講的唯識最感興趣，還有講華嚴的程石泉老師，他研究西洋哲學，是飽學之士，曾應邀到國外講學，講中西哲學比較講得非常好，而像陳立夫先生偶爾也會講一點課。我們總共8個學生，其中有碩士、核能專家；還有一位曹女士，是我們的班長，她是留美的戲劇碩士。她本來是基督徒，學佛後非常虔誠，不過她專究理論，不太相信禮拜儀軌。講經是悟老帶領，實修就由明光法師帶領，我在裡面深受影響，就決心要好好地出版佛書，於是把過去出版有關勵志、文史的書通通停掉了，並將康乃馨出版社註銷。悟老講禪結束後我就去打坐，只點一小燈，有時候我會無法專心。

在研究院期間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裡面的師資好，學到了實際的東西，尤其是坐禪，觀到自己要修行，參話頭也參到自己要修行。我們是下午7點鐘上課，上到9點，當時有禪坐、華嚴、唯識、佛教英文，另外還有實際禪修、理論性的東西。在裡面我接觸到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師，常心有戚戚焉，要以他們來自許。我在裡面學到了「灑脫」，因為那些老師年紀都很大，而這段日子也是我人生中很快樂的日子。第五年的時

候我還想唸第六年，悟老就說我已經待很久了，希望我把名額讓給別人，不過後來我常常回去，將我過去五年在研究院的心得報告給後期的同學，這樣前後大約有十年的時間。

伍、大陸行

大陸剛開放之後，我曾到蘇州去想買一間房子，打算在大陸辦出版社。杭州、蘇州、揚州這三地在古代佛教很興盛，特別是明清到民國年間，古剎甚多，高僧輩出。當時我在大陸一看，覺得情況很糟糕，像我到如皋的定慧寺，發覺那裡的僧侶是上下班的，下午5點下班回家，寺門就關閉，平常收門票。後來我還到了杭州的虎跑寺，那裡是弘一大師修行的道場，我就去拜弘一大師的塔，進寺院山門要先買門票，參觀弘一大師紀念堂還要再買一次門票。杭州的大寺除了虎跑寺外還有靈隱寺，觀察到那裡的信徒水準比臺灣還糟，他們身上綁著紅布或黃布，幾百人是從外鄉來進香的，好像在跳扭秧歌一樣。

離開蘇杭之後，我就到了上海，參觀靜安寺、寶華寺、玉佛寺，情況也是一樣，寺裡很髒，僧侶都是上下班制。大陸對古蹟的維護也不行。我也到過北京的雍和宮，情況也是一樣糟，甚至到過河南少林寺，到處都亂七八糟。蘇州

是一處修行的好地方，我到了獅子林的隔壁，想買一間房子，談定的價錢是28萬人民幣，這是一棟獨門獨院的三層樓別墅，完全是歐式風格中式建築，一樓還有車庫，藍色琉璃瓦，非常理想，有點像小型的中正紀念堂，整個維護都非常現代化。那時候我考慮的是當時我年近60，生病的時候怎麼辦？於是先參觀了蘇州市第一醫院，那簡直是開玩笑，我內人就說我會死在這裡，病都沒法救，於是只好打消念頭，房子退掉，連訂金都不要了。

我當時想在大陸從事出版，正好有位同學在那邊，可是客觀環境不允許，也沒有市場。我還參觀當地出版社，記得有一家叫蘇州古籍出版社，規模相當大，有五層樓高，門市在觀前街，地點非常熱鬧。跟許多人討論的結果，都說佛書在大陸沒有市場。

我在大陸還遭了幾次騙，像鄭州一家出版社，他們出版社的大樓有七層樓高，社長還有公家派車，可是我一看這出版社根本就沒生意。在香港還未回歸前，我曾接觸過大陸派駐在香港的從事地下工作的某高幹，與一位後來到日本的知名畫家，連同我三人想一起在大陸好好從事出版佛教初機接引的書。當一切都談好正想開始做時，這位派駐香港



桂林旅遊留影

的高幹突然人間蒸發，我還真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我又到了北京去，可是還是沒有結果。大陸跟臺灣落差很大，大陸的書便宜，臺灣的書貴，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大陸並未開放出版給民間經營；其次是文革後，正統佛教信仰幾乎被消滅了，包括寺廟也都是如此。

陸、談臺灣佛教

出家的「家」字，中文是穴裡養豬，人跟豬差不多，不修就是豬。「佛」字左邊是「人」，右邊是「弗」，是「非」也，所以「佛」的意思是「不是一般人」而是「聖人」。我認為出家是從「凡夫俗子」到「不是一般人」，離開人欲，如孟

子所說「存天理，去人欲」的聖人。

出家的問題，在臺灣，甚至中國大陸更嚴重，出家幾乎變成一種「職業」，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清修或度眾，無論出家、在家自己的能力不夠，所謂「心出家，身不出家」，修行是在人間。佛陀割髮辭親，不是三千煩惱絲剪掉就沒有煩惱，而是要「心」真正出家，光只是「身」出家，現出家相有什麼用？現在臺灣大多數法師是身出家心不出家，光是想蓋大廟，而卻連建築都不懂。甚至有些建築大師替佛教蓋廟，無論是設計、裝潢都非常特別，跟其他寺廟不同，但是未必懂佛法，他只是在

建築上標新立異，引誘別人來，並不是因為道德、修行好，臺灣有許多寺廟都是如此，為的是「做生意」。大陸更糟糕，參觀寺廟還需要買票。臺灣的佛教道場大概出了一些問題，整個中國大陸佛教都有問題。

臺灣佛教的根基紮得淺，不重視教育，包括僧才的教育都有問題，像戒律規定年齡超過60歲不能出家，有些人覺得人生無趣就出家了。僧伽的教育時間不夠，有人出家一、二年就敢在電視臺講經，太大膽了，就算不能一門深入，至少也要半門深入。不僅僧才教育出問題，戒律也出問題，現在在臺灣講戒的地方幾乎沒有。密教雖然威儀不夠，但學問還不錯，可以講出一番道理出來，一般密教僧侶要受11年養成教育，每天修行十數小時，先學的是顯教的經典，然後經過辯經。顯教幾乎很少如此，寺院道場也不出坡，缺乏身體力行。臺灣佛教從制度面、知解面都沒有做好，都只做點社會公益。臺灣佛教的法會太多，過去古時候規定要相距幾百里才能再舉辦法會，譬如今年臺北縣辦齋僧，臺北市就不能辦，而且齋僧一年只能一次，可是臺灣的一些道場一沒有錢就會開辦法會。太虛大師說：「人成即佛成」，就是把人先做好再學佛，整個佛

教教育是人的教育。佛太有智慧，佛教的精神是慈悲，有了智慧就是要做慈悲的工作。度眾生沒有地域觀念，對象是一切眾生。

現在兩岸的佛教都把佛性拿掉，彰顯人性的缺點，非常可怕，人有劣根性，佛有覺性，人無覺性，而不自知。臺灣的信徒拜佛都是很自私的，求佛菩薩給自己好處，希望自己投資一點能賺很多錢，這是「做生意」。現在許多寺院專事大法會，當初佛教沒有這個東西，佛是在樹下悟道，不像現在在寺院裡立牌位求長生，所謂「公修公收，婆修婆收，不修不收，自修自收」，佛教不是很難的東西，但不修是不行的。臺灣沒有德蕾莎，許多天主、基督教的神父、牧師、修女放下身段實地去救人，不是集合幾百上千人在那裡拜。

我們現在很少看到大修行人，某些山頭的開山者到底有多少時間在修行，標榜禪的所謂禪師也未必見得是「行亦禪，動亦禪，動靜舉止皆安然」，因為他們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修行。再加上佛教徒的水準很差，有些出家人是在社會生活上遭遇問題才去出家，那是「逃遁」不是「出家」，出家人是身、心皆要出家，即使身不出家，心也要出家。

我覺得臺灣佛教太過「商業化」，

正法沒有傳出去，跟佛所示現的不一樣，雖然也有一小部分還不錯，但大部分都出了問題，太多不如法。在臺灣有某個佛教電視臺負責人，出家沒幾年就變師父了，都沒有接受完整的正規僧才教育。也有些道場吸收信徒出家，卻沒有得到家長的同意，這都是犯戒。佛教的僧伽教育沒有落實，有些人出家3個月，下山後就是「法師」了。我們不光是培養弘法人才，還要培養建築、電腦等科技人才，像臺灣就沒有佛教音樂家，但是西方的宗教音樂家就很多，所以可以感動人心。臺灣佛教養成僧侶求「速成」，養成教育不夠，出家後又熱衷蓋廟，可是一座寺廟也住不了幾個人，流動率又高，常常在激情下出家，忍耐力不夠就還俗了。

臺灣佛教分成兩派，從事學術研究的不修行，出家人又不研究學術。臺灣有些和尚不錯，像有位年輕的法師大學唸醫學，用物理及生物學的現象來解釋《金剛經》，就要像他有個基本東西才行，一般人連基本的東西都沒學好，像菩薩要懂五明，若連講話都不合邏輯，如何弘法？密教的僧侶養成教育就比漢傳佛教還好，前後至少要修學11年，最後經過辯經的過程才能達到「格西」或「喇嘛」的位置。

柒、談修行

我自大學畢業後，每天都會作早課，下午4點作晚課，包括當兵的時候。我作早課都在床上，念〈心經〉、〈大悲咒〉，然後普佛就結束了，不限時間，就算不作早課，也要普佛，但很少不作早課。現在我每天早晨4點鐘起床，過去很少念咒，後來也發現持咒的好處是因為家母，其實她是我姑媽。家母生病，身體不停地抖，什麼醫生都看過，但查不出毛病，可能是所謂的「業障病」。有一天我站在她的床頭，我就向藥師如來祈求讓家母病好起來，而且決定從隔天開始早晨4點鐘起床念108遍〈藥師咒〉，當天下午我再去醫院探望家母時，她的病竟然好了。就在這一念之間，這就是「氣場」，從此以後我就4點鐘起床，到現在已經過了好多年了。而家母今已九十多歲了，身體比我還好。當科學、醫術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業障病就存在了。我頭部曾開過刀，但不知道原因，也沒藥醫，到現在我又活了18年，不怕死就活，怕死就死掉。當意念在「死」上就死掉，如果意念是該死就死，該活就活，就未必會死。我認為佛教是實用的、活用的，給人日用的，我不記得是哪一位禪師的故事，有人跟禪師出家後，對禪師

說：「我現在出家了，請您告訴我，我該走哪條路？」禪師笑笑不講話，他就問說：「師父！這是什麼意思？」禪師說：「你現在不要拜我，如果你能領會其中意旨先拜自己。」非常有意思，自己拜託自己不要做壞事就開悟了，我開悟你不開悟，拜我也沒用。佛教有很多道理很好，我領會到要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地修行做人。

作早課對自己有用處，要有恆心，觀想是非常重要的，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觀想著佛像的莊嚴，比較容易攝心，打坐也是如此，打坐兩分鐘可以忘掉自己，得到一點輕安。我始終認為學佛是在學做人，做一位快樂的人，活的時候好好地活，死的時候好好地死。人來到世間的目的是為了死亡，但最重要的是怎麼活著，人越老的時候遺憾越

多，那就太痛苦了。在世的時候建立極樂的人生，死的時候到極樂世界去，這是我所追求的。人生本來是苦，因為有佛法，才得以減輕煩惱、困苦。

我覺得以前還有一些求知的人，懂得「行」，現在「行」的人少。現在的佛教界，無論是在家或出家都是如此，這是佛教的「成分」有問題，想修行的人很少，都想求福報，人與佛的關係就變成了「對價」的關係，出多少錢就想得到多少回報。寺廟本身也沒有好好地傳播教義，沒有正確地指導他們修行，這是一個問題，知行合一很重要，不知就不行，所謂信、解、行、證，信而無解則不能行，不行如何證悟？這是佛教的悲哀，兩岸都是如此，大陸更落後，現在正引進臺灣的佛書，要我們送他們或捐給他們，這是文化大革命所留下來



與母親上館子用餐

的問題。佛教在中國的歷史悠久，到今天是最慘的時候。現在引人入信的人滿多，但是信了之後要解，卻沒人能解，解的工夫做得很少。傳教的問題方面，僧侶的正知正見者很少，主要都是以經懺法會為主，這是令人迷惑的事。當信徒最需要的時候，沒有得到「回饋」，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們就不信了，有些人就轉入密教。現在臺灣的密教不得了，有些人也不懂密教，請的是財神，追求長壽、消病，以為持咒、打手印就是密教，這完全是「解」的問題，莫名其妙的信，一旦不得其解，就離佛教遠去。

學佛是由迷轉覺，要悟並不容易，但若不覺如何覺？無覺如何悟？我記得《法句經》說：「不解無義」。修淨土法門念「阿彌陀佛」的信徒，還是要解之後才會快，何以見得？因為淨土宗的書很多，淨土宗出了那麼多的大師，也是在教在講，至少提供了我們一定的方法去念佛。現才真是佛教的悲哀，將會導致佛教式微。我自己有沒有好好修，我的師父悟明老和尚希望我成為「阿羅漢」，眼看不行，於是替我取個外號叫「老頑童」。我一生學佛受益匪淺，也從中得到快樂，我一直強調信、願、行的目的是要到西方極樂世界，但到極樂

世界以前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死」。經過「死」但未必到得了極樂世界，在未死之前，佛希望我們活著時候都能有歡喜心，我希望死後到極樂世界，活著時候希望是快樂人間，不把苦當苦就好了。

淨空法師提出「覺、正、淨」，即覺悟、心正、清淨，這些是我做不到的，但我拿來勉勵自己，他對我的影響也滿大的，他要我們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生活的環境。另外，像《慧炬雜誌》以前所舉辦的「大專佛學講座」，加上它常辦一些活動，還每早在中廣開闢佛學節目，非常生活化。我後來比較不迷信佛教以後，有幾句話「要以佛法淨化人間」、「以佛學美化人生」、「以佛理度化人心」，都是觸動我積極出版佛書的因緣。淨空法師位於景美的「華藏佛教圖書館」離我住的地方很近，有時候我就會到圖書館去。這些都是影響我出佛書的方向，所以我出版的佛書大都比較實用，因為受祖母的影響，所以對於生死比較關注，認為人生就是從生到死的過程。本著「覺、正、淨」的理念，就成為我人生追求的目標。

從事出版是我的興趣，學佛修行很重要，不修就得不到快樂。我對佛教的看法是，佛教不是「宗教」，是教我

們如何生如何死的道理。活著要在娑婆的世界做快樂的人，死的時候到極樂世界更快樂。活的時候要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人生下來唯一的去路就是死，人間的幸運快樂，當死亡一來，一切都是虛假的。

我出版圖書必須找很多資料，這些資料都對我有幫助，我從事出版業四十多年，真正投入佛書出版也近三十年。在修行中找快樂，必須要改掉自己身、口、意的缺點，這些問題解決了就應該不會不快樂。在人間沒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臨死的時候也不會不快樂，因為無愧於我心，所謂修行即修心，必須要從觀念改變。我大、小乘的書都看，我覺得小乘的東西還不錯，裡面告訴我們許多修行的方法。當我們學到修行方法之後必須去實踐，譬如《雜阿含經》中佛說：「吾是良醫，知病與藥，服與不服，咎不在醫。又如善導，導人善道，聞而不行，咎不在導。」所以我覺得學佛，先學做人，一者要明其理，二者在實行，悲智雙運。佛告訴我們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我跟淨空法師的想法一樣，佛教不是「宗教」。佛本身不是主宰者，也非世界的創造者，他一樣要托鉢生活，並不是他自己變化出來的。「宗教」的精神是在主宰，祂自認創造萬

物。所以我認為一切還是要靠自己，必須自己身體力行，人生這樣的向佛學習才對自己有助。只要願意去做，就會離苦得樂，也可以斷煩惱、了生死。

學佛若光是把自己顧好是不行的，還必須學會迴向，就是擴大自己的心境。《阿含經》講得很好，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眼以色為食，喜歡看漂亮的東西；耳以聲為食，喜歡聽好聽的聲音；鼻以香為食，喜歡聞香的東西；舌以味為食，喜歡嚐美味的東西；身以觸為食，喜歡接觸好東西；佛講得好，「涅槃以不放逸為食」，修行很重要，不要放鬆自己，要努力去做。佛給我們許多好方法，我們必須去實踐，就會到不生不滅的境界，才能心無罣礙，才能遠離顛倒夢想，這不是很快樂嗎？而最重要的是迴向，把這麼好的道理給大家。我最早的出版社並不是出版佛書，後來我接觸佛法後，覺得道理太好了，於是就全力出版佛書、推廣佛法。

我出版佛書的資料來源很多，像弘一大師整理的《南山律在家要覽》、《菩薩戒本》、《梵網經》、《優婆塞經》、《優婆夷經》都是極好的經書，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必須把三十七道品好好地學一學。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哪

天會死，因為不在乎、不正視死，而不去修行，時起煩惱，故不快樂。唯有靠修行不斷地改正自己，走自己該走的路，三十七道品一條一條地實行，就像前述，生病了給你藥，不吃藥還是會死的，就像聽到好的道理卻不去做，自己還是凡夫俗子。有些人快樂的活，可是不見得快樂的死，因為他不知道真正的快樂是什麼。他不去注意死，天天拖，等待死期將至就來不及了。我心臟不好，有一天我昏倒，連續兩次，我健康的母親一直為我擔心。某日，我與內人共餐，忽然感到極不適，但我不願讓我內人曉得，因為她會很緊張，也會把餐廳搞得亂七八糟。我只告訴她，讓我休息一下，我當時只有一個意念：如果我修行得很好就去死掉，因為我不想自己有多少錢，不想自己還有什麼事沒做，孩子教育也都完成了。我不告訴內人我的想法，只表示自己休息，不再講話，我就坐在那裡「等死」、「想死」，結果還是死不了，又活下來了。過了兩天，情況更嚴重，一天小女身體不適，我陪她去看病，我一到醫院整個人就昏倒了，但是我心裡很清楚，知道稍微喘一口氣應該會好，結果還是不行，坐電梯上樓，慢慢走，結果還是倒下去，身體出了很多汗，因為心臟不好

氧氣不來就會冒冷汗。小女很急，就問我要不要叫救護車，我說：「妳不要叫，現在是我最舒服的時候！」那時候我也是在「想死」，想就這樣快樂地過去。後來是鄰居把我抬到樓上，因為我不能上床，就直接擺在地板上，我就睡覺、一邊念佛，那時候還是「想死」，可是最後還是死不了。

佛教有個字很好：「當下」，英文翻作here and now，即此地和此時，學佛的人有很多不知道「當下」是什麼？人死的時候不要亂，要通知119，通知這通知那的，要通知的人太多，搞得天下大亂。這都是不清楚，所以修行要修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沒有事做，若說還有事，那就是「死」。修行一事「力行」比較重要。

我喜歡做筆記，分類來做，其中有一條：「佛教在世間，不離世間法。」佛教不是在談玄說妙的東西，佛要我們腳踏實地，筆記一方面是我的讀書心得，一方面積累多了就可以出書。現在不是流行「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嗎？但是佛教講得更好，就是「迴向」，不光是好朋友，凡是所有宇宙的眾生。科學講磁場，中國是講「氣」，也是氣場，宇宙就是一個很大的氣場，像臭氧層破洞，那氣就不對了。所以每個人起

心動念都會有氣，如果心存邪念，那氣一定是黑的，心很坦誠，氣一定是白的。現在的世界黑氣太多，我認為會到世界末日。科學是可以複製的，不能複製就不是科學，而尼采說：「宗教是可以實證的」，也就是說照著宗教一定的方法做，自己就會成為修行人。愛因斯坦說：「宗教是現代科學所必須」，佛說過的一些現象都出現了，為了解決現在的問題，所以要研究佛教。

我個人不學科學，但是我相信科學，上述西方的科學家或哲學家講出來的話很有智慧，他們是智者，聽他們的話，所以我們就好好地學佛。學佛就要去做，不做沒用，也不會有快樂。佛講得那麼好，可是我們還是腦袋空空，我編書的最大動力就是這麼來的。

佛教傳在家戒，我也去受持，起先不懂，後來把戒本拿出來仔細研讀，譬如三皈是什麼？五戒是什麼？我後來也受菩薩戒，就瞭解菩薩戒本裡的48戒是什麼？甚至去瞭解法師受具足戒，發現250條戒都是跟生活有關的事項，告訴我們怎麼樣正確的生活、正確地做人。

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就很感動，我英文不是很好，但基本的還可以應付，有一天我到「依肯」百貨公司，那是一家很大的地下街商場，一般在臺灣洗手

間的位置都標示得很清楚，但是那裡都寫得小小的，找了半天找不到，我就問一位老外洗手間在哪裡，那個人就說「follow me」，他親自帶我去。上完廁所後他竟在廁所外等我，把我帶回原處。還有一次碰到一位也是上廁所的老外，他就拿一些擦手巾把洗手臺擦得乾乾淨淨，我就在旁邊看，心想怎麼會有這種人，洗手臺也不是他弄溼的，我非常感動。他們是我的菩薩，現在我上完廁所，如果那裡有紙，我也會把洗手臺擦一擦。既然看到、學到就要去做，這沒有什麼功德，只是方便別人利用，我認為這就是修行。他們都不是佛教徒，佛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覺），修行是要去實踐的，平常時時刻刻在改正自己，不斷修正自己的錯誤，就是修行。

香港有位名畫家曾后希，畫佛像畫得很好，他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傳教。佛菩薩都是慈眉善目，讓人覺得安詳，起而效法。這是藝術，傳播佛法也可以用音樂，不見得要用傳統唱誦方式，可以用現代手法。有時候必須利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東方。臺灣現代化的佛教音樂，用唱的，其中從事此工作的有馬來西亞的華人，〈大悲咒〉譜得很好聽，像過去的歌手齊豫唱佛教歌曲也唱得很好，她年輕的時候是唱校園歌曲的。

中國古代音樂都是宮廷音樂，老百姓的音樂是唱山歌，採蓮唱的採蓮曲，搖船有搖船歌，都是隨性而唱，但是無法提升自己。像西方的「彌賽亞」用古典方式傳唱起來就很令人感動，用搖滾樂也一樣感動人，那已經不是情感的發洩，而是心靈的薰陶，從中即可修行。透過學術，走向群眾，進而提升人性，佛就是如此。弘揚佛教可以從文字、音樂、繪畫著手，我們看米開朗基羅的東西就很感動，就像到敦煌看佛教繪畫一樣令人感動。

佛陀是「大至聖先師」，無論藝術、醫學、建築等等他都懂，這麼一位大導師，值得我們向他學習。他提供方法給我們，而我們必須去實踐。

年輕的時候，我穿衣服都很隨便，現在年紀大了，穿衣服就比較整齊。佛說「天人五衰」，人到老了身體衰敗，口水、鼻涕控制不住，頭髮不理、鬍子不刮，髒兮兮的變成讓人很討厭的老頭子，所以要穿整齊一點。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說，學佛就是要從這裡開始，要學以致用。

我50歲退休後就做義工，有時候是在學校教書，有時候是在勞委會就業服務站服務，去（2006）年開始在老人大學講詩詞欣賞，順便傳播佛法。年輕不

生病的時候感覺離死很遠，不管生死，卻不曉得下一步可能會死掉。所以至少要做一個最短的計畫，就是下一步會死。佛講得比科學還好，一般計算時間用秒，但佛講剎那，一剎那大概是0.013-18秒，時間這麼短，可是剎那有生滅。所以人一定要修行，不修行無用。

我雖然皈依兩位師父，但是佛教皈依的意義不是說我是誰的徒弟，師父只是一個見證人，好像法官見證兩人結婚，師父見證從今以後是作佛法僧三寶的弟子。我皈依兩次，後來又在樹林海明寺受菩薩戒，時間是7天，當時受戒的有六百多人，所以我手上曾燒了戒疤。我之所以燒戒疤的原因是我想體會一下自己的忍耐力如何，不是為了功德。我的師父悟明老和尚一生修《大悲懺》，我這方面受到他的影響，我之所以喜歡《大悲懺》，是因為它唱誦的時候音調



在宜蘭縣大同鄉參加勞委會義工訓練



隨國史館友人探訪戒德長老

變化多，且非常平和，能使人心安定下來。悟老出錢辦玄奘學術研究院，他認為中國人之所以有福氣，是因為玄奘大師，後來又促成了玄奘大學的創辦。在他80歲那一年在圓山臨濟寺，與一群臺灣佛教的長老級大師托鉢化緣，從圓山走到萬華龍山寺，我也跟在後面，將收到的錢捐給玄奘大學建校用。我還有一次托鉢經驗，那次是隨新店雲陽寺在市場，但是在家人托鉢不合儀軌，於是我就手拿麥克風，隨托鉢法師不斷地向施主道謝，連做3年，很值得回味。

我自己的修行除了早晚課也打坐，每天早上我會持〈藥師咒〉108遍，主要是為了還願，持咒完就打坐，打坐完就是做香功。打坐參禪很難，如參「父母未生我時，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都參不出來。參禪雖難，但是

打坐可以定心，打坐要觀想，但無需觀想很偉大的事。我每個月去龍山寺一趟，因為這是我祖母的遺命，那裡前殿供觀音菩薩，後殿供媽祖、文昌帝君、關公、註生娘娘等神。龍山寺觀音菩薩像的藝術性雖不是很高，但臉部的表情還不錯，所以我打坐的時候就觀想祂，觀想祂放光。平常搭捷運的時候就念佛，有人的時候就默念，無人的時候就念出聲，有時候也念〈心經〉，想到什麼就念什麼。這樣就不浪費時間，就不會覺得等車或搭車時間太長。步行也是如此，佛教講當心足下，我會邊走邊念。平常任何時候，只要沒有事就念佛，不讓自己無聊或是亂想空想，而最重要的就是迴向給法界一切眾生。要活得樂觀，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死，佛教講「人命在呼吸間」，「今日脫下鞋和

襪，不知明日穿不穿」，根據統計全世界每天有5千人在睡夢中就過去了，孔子說：「逝者如斯，不捨晝夜」，未死者不要等死，念念佛為大家祈禱。前幾年我常迴向家母身體健康，現在我一律迴向全世界所有的人健康。

我不屬特定宗派，除念佛外，我也念六字大明咒，只要自己快樂就好，本來法喜就在這裡。佛告訴我們隨緣，所謂隨緣不變，像追求智慧、發菩提心、長養慈悲心就不能變。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陳誠先生從軍史料選輯：整軍紀要》。何智霖編輯，2010年12月初版一刷。陳誠真正負責的整軍有二：一為民國24年陸軍整理處之整軍，另一為33年起，軍政部長與參謀總長任內的整軍。這兩個階段的整軍，對抗戰前後的國軍有深遠的影響。《整軍紀要》係陳履安先生整理陳誠文物時所發現，惜未註明作者及成稿時間。其內容除述及民國24年的陸軍整理處時期之整軍工作，還兼述整軍業務交還軍政部後，軍政部於抗戰爆發前之三十個師之整編，以及抗戰前六年之四期整編情形。是以本書之出版足以對研究抗戰前後國軍整軍情形之學者提供更完整的資料。

◎《國際明星王珏先生演藝生涯訪談錄》。王珏口述，林德政訪問記錄整理，2010年12月出版。王珏先生出生於民國7年，計從民國26年進入影壇起，從影也已達六十三年，這麼資深的「電影人」，縱觀國內外，還真找不出第二人，更何況他拍電影不止從戰前拍到戰後，更從國內拍到國外，在國內他以「王珏」聞名，在歐美他則以「George Wang」享譽，毫無疑問，他乃是國內影壇的長青樹。本書有兩大主軸，一是王珏先生的家世，求學過程，從影經過，二是他所接觸的時代與歷史人物。藉由前者可以明瞭他如何進入影壇、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轄下所拍攝的電影和重慶話劇情況、戰後臺灣電影和話劇的發展情況以及他如何進入義大利影圈；至於後者，則是著重在他所接觸的歷史人物，並藉由人物來反映時代。此外，本書有許多珍貴的相片，是當代電影史的寶貴紀錄，也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旁白。